

岁月悠悠

父亲的春联

■李立民文

童年的时候,一进腊月,庄上就有人跑上门来,憨笑着,跟父母说几句话,然后递上一大卷红纸。那是央求做乡村教师的父亲,给他们写春联。小小的我总是不解,问,干嘛要给人家写春联啊?父母就微笑着说,你小孩子家,不懂。

腊月二十几的那些晚上,父亲就会找出他不常用的毛笔来,把墨汁倒在一个碟子里,然后在煤油灯下展开那些红纸。红纸已经按大小裁好了,背面写了要贴的地方,是厨房还是院子,是大门还是房门。父亲先看看纸的宽度,然后对折成长条,再把长条折成七字或五字,最后展开来,开始在上面书写。

红纸铺在堂屋的八仙桌上,父亲站在桌前,躬着身子弯着腰。苏北没有暖气和土炕,天冷得滴水成冰。父亲总是穿得很臃肿,手上戴着无指手套,写完一张就对着手呵呵气,然后再跺自己的脚。偶然写错一个字,他就会懊丧地连连叹气,然后裁一小方红纸,写上刚才错的字,再贴到写错的对联上。

父亲这么一写,常常就要写到半夜十一点多。

我总是负责给父亲打下手,把写

好的对联拿走摆开,等到墨迹干了再收起来。看父亲写得多了,很多春联我就记住了。大门上一般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厨房上则是“一人巧做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上学的孩子,房门上会写“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至于年轻的夫妇,则要写夫唱妇随、建设四化,不过这些句子就不是父亲脑子里的了,而是他在对联书上找来的。

除了对联,还有很多横的、竖的和方的红纸条要写。像“六畜兴旺”、“人寿年丰”、“童言无忌”等,就竖写在小红条上,贴在鸡棚、猪圈、堂屋等地方;方的红纸片,则都用来写“福”字,灶台、窗户都可以贴。有意思的是,每家每户的堂屋后梁上,都要贴一张很长的横条,上面写“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我至今都很好奇它的意思和来历。

我看父亲写春联,似乎从来没有厌过。父亲在那里轻描慢画,我就在那里跑前跑后,一会帮他整理红纸,一会帮他按住不动,一会把写好的纸收走,一会又看墨干了没有。我总是做得很开心,大概是过年的喜悦吧。长大一些后,我还帮他在书上找对子,慢慢的,他也不再只用那些陈词滥调,而开始有“雨过琴书润,风来翰

墨香”这样的句子了。

辛苦几个晚上之后,到除夕前一天,人家就来拿春联了。乐呵呵地叫一声先生,再三道谢,拿走那一卷红纸。父亲这时总是停下手里的年活,一边睁着熬了夜的红眼,一边跟他们打着招呼。

家里贴春联就是我和我哥的任务了。除夕上午,母亲总会早早地打好一盆浆糊,我们兄弟俩就端着浆糊、提着凳子,捧着父亲的春联出门了。从院门、侧门、后门,再到东面老宅的大门,最后才是家里两进房屋的房门。除了贴春联,还要贴“花匾”,这是一种印刻了吉祥图案的红纸,要贴在每扇门的门楣上。冬天的户外总是很冷,巷子里冷风呼呼,可我们的心情却总是愉悦的。我们还会把花匾贴到大树上、水缸上、窗户上,一圈走下来,到处都是红艳艳的了。

到了除夕的下午,庄上的年味就蓬蓬勃勃地起来了。家家户户的门楣都红了,门前的白果树、枣树、桃树也都扮了红妆,还有人家在地上打了“元宝墩子”,就是用石灰粉在场院上画各种图案。在冷冽的寒风中,稀疏的爆竹声远远近近地响着,一片片的红色随风飘动,而父亲的字,也就在门前屋后红艳艳地飘着。

童年的春节常常有雪。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那些春联和花匾,红得那样美好和喜庆。贴完父亲的春联,我们会快乐地跑起来,因为,要过年了。



一树红叶烧 ■胡昌泽

人生智慧

过节日

■郭树清文

面临如期而至的传统新春佳节,如何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是每个家庭和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

据报道,利用春节长假到国内外旅游仍是一种“热门”选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人都钟情于旅游。

因此,笔者认为,不妨从个人的嗜好和情趣出发,把春节的假日生活安排得更加丰富多彩:喜欢读书的人,不妨走进图书馆,把自己融入知识的海洋;喜欢书画的人,不妨静下心来,作作书画,让自己在高雅的业余爱好中陶冶情操;喜欢音乐的

人,不妨看看电视、听听歌曲,让自己陶醉于愉悦的心境之中;喜欢锻炼身体的人,不妨约几个知己到公园或郊外跑步、打球、习舞,使自己在假日的放松中体魄更加强健;喜欢购物的人,不妨携全家走进商场、市场和街头,让自己在浏览和消费中享受生活;喜欢交往的人,不妨到同事、朋友和亲戚家登门拜访,喝喝茶、聊聊天,在推心置腹的交谈中体味友情和亲情……如此,春节长假才不至于百无聊赖,知识性、娱乐性、体育性的多种方式,可以让节日过得更充实、更有趣。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有云:“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愿人们“运筹帷幄”,把假日生活安排得更加丰富多彩,使节日里的每一桩、每一件事都能入得佳境,寻得乐趣,悟得真谛。

意犹未尽

冬日候车

■章玉华文

风劲枝疏,离家不远的公共汽车站“站”可罗雀,我和女儿期待的577路公交车姗姗来迟,路尽头清冷萧瑟连一个影子都不露面。577路车是女儿去奥数补习学校的唯一交通工具,我俩互相打气翘首期盼。呵气跺脚之余,拐角一幅宣传画映入眼帘。

走近细看才发现,这幅张贴在居民小区外墙绿色雕花铁栏杆上的漫画出自我国著名散文家、漫画家丰子恺老先生之手。整个画面呈椭圆形,描绘了风和日丽的午后,儿童放学后在山坡下放风筝的场景,题词为“儿童春日放学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画面洋溢着浓浓的春意,山色渐青,草色遥绿,风高助力,大孩子们手持线板遥控飞向远方、悠哉游哉的蝴蝶形风筝,不远处两个稚童也仰望着越飞越高的蝴蝶。画中以背影面向观者,但你从他们举头观筝的动作能感到孩子心中难以抑制的快乐。

女儿看着这幅画,艳羡之情溢于言表,“以前的小朋友好幸福,哪像我们回来就是写不完的作业。”的确,她自从上小学以来,成篇累牍的作业将她磨练成快枪手,但做完作业也早已月明星稀,哈气连篇。

“放学后让我们去放风筝”似乎已成为一个夜色中遥远的梦想。而她的同学们也是如是经历。丰老先生若在九泉之下得知孩子们的无奈,一定会大失所望。老先生非常痛恨应试教育,曾作漫画《某种教育》,画中的师傅认真投入地用模具制作许多完全相同的小泥人,借以讽刺千篇一律的应试教育。

沉思间,盼望多时的577车终于露出真容,在我们面前戛然而止。我俩立即上车,奋力前进挤入人头攒动、温暖如春的空调车厢。站在立锥之地般的狭小空间中,我暗想只要能准时到校,车辆再挤也无所谓。当我们顺利抵达目的地下车之后,看到许多家长像我一样牵着孩子的小手从不同地方赶来,急行军似地冲入学校大门。可怜天下父母心,赶车挤车,生怕错过每一辆公共汽车,挤上去再说,是我们每个“望子成龙”式家长的心声。

旅游日记

登鹤雀楼

■丁国平文

鹤雀楼就在眼前。这座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列的名楼,骨子里都是文化,是崔颢、范仲淹、王勃与王之涣诗文的结晶,其魅力着实高雅,是钢筋水泥所能比拟。

抬头远望,鹤雀楼拔地而起,直冲云霄,而四处空旷,更加彰显其独立天地,雄视山河的气概。再近一些,汉白玉台阶就像一只巨掌,稳稳当地托起此楼,细琢磨,此楼就像是一枚青田印章,盖在蒲州这块大地上。那盖印的人已经离去,可是,这枚印章则永远地盖在这里,成为永济城的名片。

我和妻子在艳阳下,终于到了楼下,跨进底层的门槛:立柱擎天,画栋架海,拱斗相接。正面乃是古代蒲州的全景模型:人群攒动,马车缓行,商铺如卷铺开,屋宇似局俨然。

在蒲州城的西南方,鹤雀楼兀然而立,大河奔流,山岳横亘,气势十分壮观……左侧是北魏大将宇文护修建鹤雀楼的情景,当时并非让人们登

高望远,而是典型的军事瞭望哨之用。右边是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斗诗”图。结果是王之涣胜了,一首是《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另一首便是《登鹤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我们刚想上楼,有服务员告知:“花二元钱,可登六楼。然后往下玩,更有意思。”我们听从了他的话,乘电梯直上六楼。走出楼外,清风吹来,不胜凉快。我们先是东南西北走了一圈,东边望去,门楼如带,湖水似碧,绿草如茵,人影稀少,显得特别空旷;北边眺望,牡丹绽放,唐韵流泻,气息雍容华贵;西边远眺,黄河奔腾,绿树成荫,田野如铺,屋宇似棋,生气绵绵不绝;南边俯瞰,草木成图,山色隐然,烟云占据天地。

我们行走第二圈时,看了资料,才知道巨匾上的“鹤雀楼”是江泽民总书记所撰,而在西南方站着一位铜人,即为唐代诗人王之涣。只见他一手捧着诗卷,一手正挥着毛笔,仿佛刚刚把《登鹤雀楼》写完,豪情壮志洋溢其表。我站在他的前面,叫妻子拍了张照片以作留念。忽然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对妻子说:“看来《登鹤

雀楼》这首诗,还是有诗人想象的部分,‘黄河入海流’就在眼前,可是,‘白日依山尽’就是想象,你看,周围哪里有山?”此时,边上一位女同志微微一笑道:“先生,你可冤枉了王之涣。今天天气不好,南边的中条山与西边的华山已被烟云遮住,所以看不清周围的群山。”

从楼上下来,又分别看见“祖根文化‘华夏民族的先祖伏羲、女娲、黄帝’与‘精英文化’如河东才俊荀况、裴秀、郭璞、裴松之、卢纶、司空图、聂夷中、柳宗元、薛仁贵、王通、司马光、马远、杨深秀等人物形象;‘大众文化’百姓耕种织布等民生情景;‘楼文化’——四大名楼文化等”,让我们着实地品尝到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河东文化。

据有关资料记载:鹤雀楼,又名鹳雀楼,古时因时有鹳雀栖其上而得名,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该楼始建于北周(公元557—580),废毁于元初。之后,人们只有读王之涣的诗时,才会想起这座名楼来。而真正地建楼,却是1997年12月,四年后名楼问世。此楼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仿唐建筑,外观四檐三层,外表经过磨平处理后,进行了油漆彩绘,使该楼变得古典风雅起来,充分达到了“修旧如旧”的艺术效果。

时令小语

冬眠

■魏鸣放文

冬眠的乐趣,在似醒与非睡之间。

昏然沉睡,全无知觉,与冰冷石头无异;大醒之际,目光炯炯,万念在心,不过只是思维的小草。诗意的冬眠,当在早夜晨昏,于自己的床头,暖拥被窝,迷离双眼,回想昨夜风雨,感恩当下一切。半睡半醒之后,重又昏沉沉睡去,妙处只在“死去活来”之间,于无形之中,在白黑夜,几番半睡几番醒,比别人多活几个春秋。

20年前,冬天里寒冷,早上早班,读书苦读到深夜。想到明天早起,愈加不能释卷。早班凌晨5点起,闹铃铃声催命。屋外黑咕隆咚,屋内父母姐弟鼾声四响。早起,全家唯一的酷爱读书的体力劳动者,冷衣贴肉,哆嗦全身,骑自行车出门上班。猎猎寒风中,冰冷的手,呵着热气,一路上慷慨悲壮。

冬天的早班,回家路上,街上满目凋树,想起杜甫诗《登高》,口中念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俨然触景伤情。

20年后梦回,梦回到20年前。每次“回”到工厂,已是很久之后。早班6点上班,总是7点到车间。心虚迟到。一个人悄悄换上工作服,徘徊在暗洞洞的车间门口,远远地,不敢

走近班组。要不就是,黄昏里一个人,仰望厂区办公大楼。

梦醒梦回,总在自己的老厂。冬夜梦醒,一袭睡衣,一个人在中厅端坐。点燃一支烟,看自家六楼落地窗帘,有风也动,无风也动,心动。有时,前半夜醒,立在南边窗前,近看路面灰白,红绿灯空亮空暗;有时,后半夜起,远望天色微明,森森高楼太空一般灰白,月亮硕大。有梦真好,且回暖床,再做几回美梦,或者恶梦。

最好是周末上午,妻子为着儿子,去到菜场买点心。一人在床,且将枕头垫高,抿半口绿茶,抽一支香烟。再从温暖被窝里,伸出自己另一只暖手,垂在半空,让如水的过去,水一般浸凉手心。